明通鑑

明通鑑卷五十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 起元默敦牂盡昭陽協洽凡二年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

皇帝

嘉靖元年春正月癸丑享太廟　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是日清甯宮後殿災壬戌尚書毛澄等言陛下郊祀甫畢禁中失火密邇清甯宮變不虛生宜應之以實法成湯之自責效周宣之側身思禮樂教化之或愆念慶賞刑威之有失克其懼災憂患之心以致夫順天悅親之

實上曰上天示戒朕心兢惕當與卿等同加修省以回
天意先是上手敕加興獻帝后皇號楊廷和等偕禮官
執奏一時廷臣諍者百餘人皆言稱皇非是且請斥張
璁等邪說俱不報至是殿災廷和等因言興獻帝后加
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今大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
鄧繼曾亦言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之火災廢禮失
言之所致也上不得已乃勉從衆議諭稱孝宗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考異
據明史本紀因清甯宮災牽連書之即三月頒詔之
文也證之實錄並無此語蓋傳諭之言後始行之方

科道官之論諫也給事中安磐謂興為藩國不可加于帝號之上獻為謚法不可加于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爭俱下所司知之　己巳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銘之死也實總兵官李隆以私憾嗾部卒殺之而以銘酷刻激變軍士報聞尋擢陝西按察使陳九疇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庚午以火災風霾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敕百官修省　二月己卯耕耤田攷異据明史本紀是月己卯耕耤田證之實錄戊寅遣官祭先農亦不載己卯親耕耤田事而明書則系之三月乙卯今据本紀　丁酉召何孟春為吏部右侍郎孟春巡撫雲南平叛苗有

功上卽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復被召佐吏部先是孟春在雲南聞大禮議起馳疏奏曰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載史册宣帝不敢加號于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于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于恭王抑情守禮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

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故也今者廷臣詳議事猶未決豈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說今欲稱興獻王爲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王皇伯考者宋敏求力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于興獻王乎即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生時相呼及其既没從無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者然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謚之親王乎且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之先皇帝特

備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
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
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爲法
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于陛下也及孟春官
吏部則已稱興獻帝后及本生父母遂中寢　壬寅以
巡撫湖廣副都御史席書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初書自
戶部員外陞外任武宗時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
時王守仁謫龍場驛丞書擇州縣子弟延守仁教之士
始知學歷遷福建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上改元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饑奉命振江北

令州縣十里一廠煮糜哺之全活無算方書在湖廣見
中朝議大禮未定揣上向張璁霍韜因獻議言昔宋英
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爲人後今上以興獻王長子入
承大統英宗入嗣在袞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
晏駕之後議者以陛下繼統武宗仍爲興獻帝之子别
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非也爲今日議宜定號曰
皇考興獻帝别立廟大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
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别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
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
至慈聖宜稱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加之獻謚也豈宜

加于今日議既具會中朝競詆張璁爲邪說書櫂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蕚蕚然其議　三月辛亥弗提衛獻生豹邾之　甲寅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　丁巳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戊午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攷異明史本紀所載尊號年月皆据實録而是時稱母后曰興國太后蓋以廷臣言與獻謚法不可加于生存之母据此則去年十月之稱之爲興獻后明矣明史毛澄傳于去年十月下書興國太后蓋紀載之誤也今刊正　壬戌頒詔天下

論曰考孝宗遂不得不以武宗爲皇兄而以武宗爲皇兄遂爲稱莊肅皇嫂張本楊廷和等之初誤于草

遺詔兄終弟及一語及草卽位詔直稱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于是考孝宗兄武宗之議起矣不知世宗所承之統在武宗不在孝宗今舍武宗而考孝宗是滅武宗世次也成帝無子故以哀帝爲嗣而考成帝仁宗無子故以英宗爲嗣而考仁宗今孝宗自有子武宗旣考之于前而世宗復考之于後是使孝宗有子而無子也況兄終弟及爲同父者言之耳而遺詔中以爲倫序當立則喪服小記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之例也故鄭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祭之就其祖而已據此則宗子孤爲殤

者不得爲之立後故族人以其兄弟之倫序相當者

來爲殤之父後不爲殤後此卽春秋子般卒之例也

子般乃爲殤未踰年而死者故閔公嗣位爲莊公後

不爲子般後若僖公之繼閔公則成君也成君則宜

爲之後不得仍後莊公春秋之義亦如此今武宗身

爲天子十有六年一旦以無後而傳之世宗何至楊

廷和毛澄等夷之于宗子爲殤之列使世宗但以其

倫代而不爲之後又于孝宗之宜入祖廟者而禰之

于是考孝宗而皇兄皇嫂之稱遂不得不出于此自

此爲有明一代故實而莊烈尊熹宗后爲懿安皇后

稱之曰皇嫂實自廷和等兄武宗一議啟之而徵之
于禮實未見其然也
甲子廣西荔浦縣賊流劫桂林陽朔等處殺臨桂縣主簿曹時古田縣典史陳祚命填巡官督兵捕之　戊辰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尊號時命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題神主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敘子名朝論是之　壬申論定策功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皆爲伯費宏蔭一子錦衣衛指揮皆世襲禮部尚書毛澄加太子太傅蔭一子錦衣衛廷和等五人各累疏懇辭皆温旨褒答不允已復力辭至以去就決之始命

改廕錦衣衛等官廷和等仍堅辭不受給事中許復禮張九功等御史汪晅貴秦武等及兵部主事霍韜各交章奏封爵武廕非諸臣所安宜聽辭免尋許改廕文階廷和澄以議大禮不合上意數求去而御史張鵬請罷蔣冕趙永亨又詆石珤不可掌銓衡二人亦求去朝議不平乃復以溫旨諭留以是諸臣竟不敢拜命云　初詔罷額外貢獻是月中都塡守中官張陽復貢新茶給事中張翀言陛下詔墨未乾旋卽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雜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底極請守前詔一切罷之報可　夏四月癸未禁廣東看

守珠池及市舶太監不許干預地方事務　壬辰命各邊巡按御史三年一閱視軍馬器械著爲令　丙申罷甘肅總兵官李隆隆以私憾戕害撫臣許銘時陝九疇尚未至陝西巡按御史喻茂堅發隆罪狀乃褫職命逮勘以聞　戊戌上御經筵　己亥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疏辭封爵初守仁以功爲內閣所忌受封之日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當上賞擢至大官其他皆名示遷而陰黜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比歸丁父憂乃疏辭封爵乞錄諸臣功且言殃莫大于貪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惡莫深于襲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

之恥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爵非以辭榮也求避禍耳不允所錄功亦不報攷異據年譜文成以正月辭封爵二月丁父憂七月再疏辭封爵此據其在越上書之月也實錄載守仁辭封于是月己亥疏卽年譜正月所上疏也惟實錄但載辭封不允而明史本傳則竝載乞錄諸臣功于丁父憂之丁證之年譜乞錄不允乃在七月訟冤之疏今分書之

是月起致仕都御史林俊爲工部尚書未至會刑尚張子麟致仕乃改俊代之以副都御史陶琰爲工部尚書

五月己酉以迎立功封駙馬都尉崔元爲侯外戚邵喜蔣輪皆爲伯時元等因閣臣皆辭封爵亦疏辭科道官及吏部均請宜聽辭免以愼重名器保全戚里不允

六月丁丑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近以暑日傳旨經

筵日講俱暫免又免午奏臣等職司輔導實有未安伏
乞宫中無事不廢讀書其大學尚書容臣等接續前日
所講讀者量進起止仍不時御文華殿召見臣等俯賜
訪問上是之已而編修湛若水亦以爲言俱報聞　是
月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懋告歸後屢起爲南京太常
卿及南禮部侍郎皆不就言者屢陳懋德望詔有司歲
時存問上嗣位即家擢是職仍致仕方遣行人存問而
懋已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懋爲學恪守先
儒訓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弓弗暇有勸之著述者曰
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者可也通籍五十餘年歴俸僅

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　禁內官弟姪毋得官錦衣衛世襲著爲令　是夏吏部員外郎方獻夫自家還朝道聞大禮議未定乃上疏畧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爲不然據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爲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

支庶乃使絶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育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陛下于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而强稱之爲考豈名實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合于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爲子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絶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善述

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爲子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爲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爲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爲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

陛下何以爲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甯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豈有子爲天子而父不得稱帝者今日之事臣嘗爲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廷復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非惟得先王制禮之義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報聞攷異獻夫上疏在是年之夏見明史本傳而傳中以爲草疏未上辨見後

秋七月丙午免江西去年被災稅糧　戊申御史汪珊疏陳十漸其

畧言陛下初卽位天下忻然望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潛移陰奪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意日踈初罷諸不經淫祠今稍稍議復初屏絶玩好今教坊諸司或以新聲巧伎進初日覽奏章今或置不省輙令左右可否初釐革冗食冗費今騰驤勇士不行覈實御馬監數亦無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廕舊邸旗校悉補親軍初中官有罪懲以成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之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今鎭守守備營求易置倖門復啟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奏直曰有旨訑訑

拒人疏入上頗納之未幾出為河南副使攷異汪珊事坿明史余珊傳中特書云元年七月蓋本實錄也今據實錄日分　己酉以南直隸江西浙江湖廣四川旱災詔各撫按官講求荒政積穀預備事宜

逮濟甯管閘主事陳嘉言下獄先是太監溫祥賫冊

寶詔安陸還訴嘉言欺侮上震怒遂命錦衣官校逮問尋御史沈灼陳四漸末言嘉言不宜逮上怒其黨護尊倖　辛亥兩廣盜起命總督都御史張嶺討之　丙辰甘肅巡按御史奏正德中寇入蘭州指揮張瀛與所部總旗施二俱力戰死請追賜贈卹兵部議從之仍令有司祠祀　甲子大同軍士以告餉譁衆譟欲為亂提

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首惡張的祥等請寘之法戸兵二部議以宣大二鎮糧餉久缺以致軍士爭呼宜且撫之上命法司會議謂近年主將因循驕兵脅制在福建則犯守臣在陝西則犯巡撫大同兵素獷悍自逆彬擅調後轉加狂悖若非重懲恐益長亂詔僇其首禍者五人以徇　己巳南京暴風雨江水涌溢郊社陵寢宮闕城垣吻脊欄楯皆壞拔樹至萬餘株大江船隻漂没甚衆直隸鳳陽揚州廬州淮安等府同日大風雨雹河水泛漲壞官民廬舍樹株溺死人畜無算攷異明史五行志系之七月實錄則己巳也二申錄書七月二十四日戊辰至次日己巳蓋是月乙巳朔與實錄合　庚

午刑部尚書林俊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近年各內臣
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勘治非祖宗法也請自
今內臣所犯悉下法司明正其罪如所論不當自可明
正法司之罪疏入報聞而已俊起用年已七十寄止朝
房示無久居意數為上言親大臣勤聖學辨異端節財
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采　是月王
守仁再疏辭封爵為諸臣訟冤其畧曰宸濠變初起勢
焰猖熾人心疑懼退阻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
徐璉戴德孺諸人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
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

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或擁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所謂同功一體者也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今間紀功文冊改造者多所刪削舉人冀元亨爲臣勸說甯王反爲奸人搆陷竟死獄中尤傷心慘目負之冥冥之中者今臣獨崇封爵而此同事諸人者或賞不行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冒蒙不忠之

號而隨以廢斥臣竊痛之奏入卒寢不行初上嗣位言者交白冀元亨寃出獄五日卒故守仁及之元亨在獄善待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繫其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麻枲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往按察諸僚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仍囚服手不釋麻枲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爲之悚然

八月己亥釋李夢陽于獄初夢陽能歸益跅弛負氣治園池招賓客射獵爲娛自號空同子名震海內宸濠反誅御史周宣劾夢陽黨逆遂被逮坐前作陽

春書院記削籍頃之卒　庚子以南京災異敕羣臣修
省　九月丙午巡按江西御史程啟充得逆濠通蕭敬
陸完等私書內有守仁可任江西巡撫語因極論蕭敬
張銳等並劾守仁陰謀黨惡素與交通請追奪封爵戶
科給事中汪應軫上書明守仁功而刑部主事陸澄亦
上疏爲六辨以折之然上知守仁功不問攷異年譜系之是年七月蓋因文成再上疏辭封爵類記之也今據實錄在九月丙午而實錄但有汪應軫上書論守仁功其下文向信再劾稱應軫與守仁同府澄係其門生則陸澄也是實錄上文漏去刑部主事陸澄六字今據年譜增
戊申刑部尚書林俊以災變奉諭修省因上言今日之
最急者惟遵法祖宗躬行節儉茲大婚屆期六禮之儀

國不可缺中外賞犒爲費尤多時紬舉嬴其何能濟臣
願一切罷省務崇儉以爲天下先詔褒納之　已巳吏
部聽選監生何淵上言請權以禮制量立世室于太廟
東北之地奉與獻帝之神如周祀文王于世室遺意則
陛下四時躬祭而事生事存之心始得以自盡太后千
秋萬歲後亦得配食太廟于無窮不必遠祔安陸矣上
然之命所司會議以聞　辛未立皇后陳氏先是昭聖
太后爲上選婚臺官言大名有佳氣乃求得大名府元
城縣學諸生陳萬言女迎入宮至是遂冊立之萬言先
授鴻臚寺卿尋陞爲中軍都督同知后母𦬆氏封夫人

給誥命　冬十月辛卯以南畿湖廣江西廣西災傷重
大命所司發倉粟並戶部發帑銀二十萬兩分道振之
仍各蠲免稅糧有差壬辰敕羣臣修省　甲午刑科給
事中張翀言中官出鎮非太祖太宗舊制景帝遭國家
多故偶一行之謂內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來
奏乃往歲宸濠謀叛塡守太監王宏反助爲逆內臣果
足恃邪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變則心懷顧望
不恤封疆不可不亟罷之上是其言後張孚敬爲相竟
罷諸塡守內官其論實自翀發之云　乙未禮科給事
中章僑言三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倡爲異學

旨樂陸九淵爲簡捷而以朱子爲支離宜嚴禁以端士習御史梁世鏢亦以爲言上是之詔禮部國子監及各提學官申其禁　丙申免山西被災州衛稅糧　十一月辛亥總督兩廣軍務張嶺討廣西賊平之　丁巳刑科都給事中劉濟請定行刑時限時太監廖鵬父子及錢寧黨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鵬等賄緣中人冀脫死濟因言自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已及日昃再請而后行刑則已薄暮殊非與衆弃之之義乞自三請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勿疑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決欽復以中旨免死濟

力爭不聽　戊午陞修撰舒芬員外夏良勝等十五人官及編修費寀王思等皆加陞俸以旌忠直從吏部之請也　庚申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初興獻之藩太后時已進封貴妃留京師及上嗣位太后已老目眚矣喜孫爲皇帝撫之自頂至踵至是崩上尊謚曰孝惠皇太后別祀奉慈殿七年七月改稱太皇太后　壽安太后之崩也大學士楊廷和等謂上爲孝宗後不宜爲孝宗之庶母持祖母承重服因摘大明律令孫爲祖服齊衰期年之文以示同官禮部如其議上之上不從令喪制二十七日而除然以廷和等言不須遺誥僅行二十七日

之服于宮中致興楊廷和議期服事明史本傳不載此據徐氏讀禮通攷引廷和自記中語今證之實錄禮部所上儀則十三日而除其二十七日則世宗自改見之制中然注廷和之議期服與其自記之文合而明史紀事本末亦云廷和之定制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則是廷和此議雖經禮部據奏而上不從至于不須遺詔僅行二十七日之服于宮中則仍從廷和議也今據徐氏讀禮通考增入

論曰楊廷和等之議本生但議與獻帝后可耳而至于壽安皇太后則憲宗之妃孝宗之庶母而世宗所生之祖母此與本生之祖母無涉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僖公之母成風薨于文公二年春秋書之曰我小君是于文公爲祖母故文公有三年之服其後漢文帝母薄太后薨于景帝前二年天子朝臣並居

重服斬衰三年見杜佑通典此庶祖母承重之例也況明之孝肅周太后者英宗之妃而憲宗之生母故憲宗嗣位稱之曰聖慈仁壽皇太后孝宗嗣位又加尊曰太皇太后此正壽安太后今日之比例然則與獻不可稱帝章聖不可稱太后而至于壽安則準孝肅周太后之例尊之以太皇太后無嫌也況天子諸侯無斬衰以下之服而孫爲祖父母期乃大夫士父在之服而爲祖母期又祖父在之服祖母承重在父卒後亦須在祖父卒以後故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此豈可以例天子諸侯乎宜其說之卒不能行也

甲子山東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劫東兗轉入萊蕪新泰臨城問都指揮楊紀等追及于泰安州之鼇山賊據山爲固紀進攻不克臨淸指揮僉事楊浩死之賊大掠曾橋勢張甚事聞兵部議曾橋諸閘近連曹濮及河南封丘延津界賊若踰河則河南州縣當之今宜亟遏賊使不得奔突請敕河道侍郎李瓚督率管河管閘等官發濒河丁夫晝夜防守給事中陳時明請以山東京操官軍暫留其地别遣大臣將保定等官兵趨山東備禦乃敕保定巡撫周季鳳副總兵楊銳選集漢達官兵以備調遣于是山東兵備等官分道逐賊賊不敢

屯聚往來行刼魚臺金鄉間官軍追至寨里集賊且鬥
且行會諸道兵大集就圍之俘斬數百賊乃敗散東土
稍甯而餘賊突至曹州者欲渡河不得乃轉掠考城循
河西岸至東明長垣餘黨王友賢等流入祥符封邱于
是河南及保定巡撫皆告警而御史盧瓊言河氷且合
漕舟聯絡以千數宜于要地嚴兵防守無使害及漕河
禍延鄰省兵部議以諸道巡撫權位相埒請敕漕運總
督俞諫與都督郤綱並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軍務節制
諸道軍從之　丁卯冬至以壽安皇太后新喪停止慶
賀辛未御西角門視事　大理寺卿鄭岳言內臣賈金

等侵盜倉庫宜寘之法而曲貸之將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盜及至敗露又圖倖免其害何可勝言且法者人主所與天下共者也事干近倖輙有輕重是法不信于天下矣古人言法行自近始又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故申屠嘉辱鄧通而文帝不以為忤韓琦安置任守忠而英宗不以為專前史書之以為美事陛下宜遠鑒前代之規近守祖宗之法自今內官有犯悉聽法司問擬本寺審錄以昭聖世平明之治得報有旨　十二月戊寅振陝西山東被寇之民先是陝西數被套寇深入固靖環慶間殺傷以萬計復有陝西流賊百餘人寇掠綏德

米脂葭州吳堡等處殺傷指揮瞿相等而山東青州之賊流入東兗二府並及河南直隸地方于是兵部議遣科道官分部閱視其被寇地方請量發太倉庫銀振濟詔遣科道官各二員戶部發太倉銀十萬兩以六萬給陝西三邊四萬給山東等處不足則以各司府州縣庫銀佐之　癸未命廷臣議擇壽安皇太后葬地時文武大臣皆言橡子嶺地形高敞可以卜葬而上意欲附近茂陵命興工擇日太學士楊廷和等言宋甯宗欲祔孝宗于裕思諸陵之旁朱熹累疏謂祖塋之側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今欲祔壽安皇太后于茂陵左右將開

金非與大工在天之靈恐有未安且其䙝抱疏洩利害所關非細臣等不言是爲負國請如原議不納　戊子陞任山東僉事史道劾大學士楊廷和昔年曾交通逆濠及詔附錢甯江彬等事且言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廷和未嘗力爭今于興獻帝一皇字一考字乃欲以去就爭之實爲欺罔廷和自議禮執奏至數十上上忽忽若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而道以給事中出外謂爲廷和所搆于是尚書喬宇彭澤等言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盡忠乃爲奸黨所誣陷不可不治上乃下道于獄以安廷和御史曹嘉論救道並劾澤等阻

塞言路上置不問然于廷和沓亦衰矣　戊戌南京十三道御史方鳳等上疏辯論吏部員外郎方獻夫與張璁霍韜議禮非是及欲爲興獻帝立廟京師尤不可因請黜浮言早定大禮爲獻帝立後祀于安陸章下所司

辛丑刑科都給事中劉濟言故事廠衛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僉發駕帖今千戶白壽賫帖至茲無原奏索之不與未使僉發而壽堅執自來駕帖送科皆開寫事畧會同署名賫不係御批原本兩人列詞並上而上先入壽言竟絀濟議濟在諫垣久言論侃侃多與權倖相枝梧中官崔文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上受

文想發之鎮撫濟率六科爭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論戍有詔復官甘肅李隆以殺許銘逮入都督免赴鞫濟皆力陳不可上從其言暉奪職隆受訊伏辜后父陳萬言奴何璽毆人至死上命釋之濟執奏曰萬言縱奴殺人得不坐爲幸今茲釋璽等是法不行于戚畹奴也自是濟直聲愈著上亦頗憚之　是月工部尚書陶琰改南京工部以侍郎趙璜代之　是冬戶科給事中張漢卿偕同官上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勑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

祖主事張希尹劾上涿州蘆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執奏不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廠起于馬永成鷹房掇于谷大用皆奪民業爲之今馬俊趙霦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還之民而嚴罪俊霦以爲欺罔者戒不納（考異勘莊田事據實錄皆在是年明史樊卿本傳記其上疏特書之于是年之冬實錄系之明年正月今據本傳）

是歲安南武臣莫登庸自稱安興王初安南黎譓立登庸專政潛謀異志黎氏臣鄭綏以譓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四榜發兵攻都城譓出走登庸擊破綏兵捕酉榜殺之益恃功尋恣逼妻譓母迎譓歸自爲太傅仁國公正德

之未率兵攻陳暠暠敗走死至是登庸遂自立謀殺譓譓母以告乃與其臣杜溫潤間行以免居于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應𨗽居海東長慶府方上即位之初命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詔諭其國至龍州聞其國大亂道不通乃却還

二年春正月己酉山東流賊三千餘人至考城縣副使李珏都指揮淩備等合擊之斬首數十賊勢少沮退聚歸德堰中都留守顏愷等（顏三編作顏）禦之會河南守備廖涇等兵亦至俱次郭村涇退縮不進河南新募降賊張進父子引三百騎馳至愷令與賊對壘進請俟河南兵

至不聽麾兵擊賊賊見我師無後援殊死鬥進隊中忽搖旗者三遂先郤賊乘之官軍大潰指揮趙太等三十餘員官軍八百人死之巡按御史任洛以聞詔逮愷逕下法司敕巡撫都御史周季鳳陳鳳梧何天衢等督兵平賊自贖仍敕提督軍務都御史俞諫申明軍法以肅士心重懸賞格以購賊首給事中汪應軫上言弭盜與馭夷不同馭夷之法逐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鄰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卽撲滅以致出境流刼則兩處填巡以下官俱坐罪兵部議從之　乙卯大祀南郊　丁卯小王子以萬餘騎

入沙河堡總兵官杭雄禦郤之　是月大學士楊廷和以史道曹嘉論劾累疏乞休不許上三遣中使至第宣諭慰留而嘉等攻之不已語侵內閣並及喬宇彭澤等于是閣臣毛紀蔣冕尚書毛澄林俊孫交及宇澤等先後乞休俱不允　二月乙亥給事中夏言等以查劾莊田事竣因陳四事其一請改後宮負郭莊田為親蠶廠公桑園一請禁戚里一切求請及河南山東奸民獻民田王府者下禮部議以皇城西苑隙地宜桑且合唐苑中之制請建蠶室于此詔姑已之餘如奏行　癸未振遼東旱災　壬辰提督軍務俞諫討山東賊與總兵官

魯綱連營進兵遂會河南山東保定巡撫及總理河道侍郎李瓚平之時有司多誣良民爲賊諫審釋無辜並宥其脅從者皆感泣而去　丙申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先是楊廷和等請別擇葬地不從禮官集議侍郎賈詠等乃請定葬地于茂陵元宮之右至是遂祔焉　庚子禮部尚書毛澄致仕先是澄屢疏乞歸上遣使賜藥優詔諭留至是以衰年久疾辭疏懇至乃許之仍賜敕馳驛並歲給廪隸如例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上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跽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

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
不能贊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自是抗疏引疾至
五六上既得請力疾就道舟至興濟而卒上雅敬憚澄
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謚文
簡孜與澄致仕及卒見明史本傳實錄系致仕于是月庚子其卒以閏四月今彙書之三月壬
寅給事中安磐上言頃御史曹嘉陳公議辯邪正至以
廷臣五十人列爲四等過矣夫以一人之議衆人如唐
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上命
而品藻之未有出自己意舉在廷縉紳而肆其口吻者
也已而戶科給事中毛玉復以爲言先是以閣部乞休

降史道爲河南通判至是復出嘉于外諭昌邑知縣

乙巳諳達寇大同舊作俺答諳達者韃靼之別部也時小王子最富强從幕東方分諸部落在西北邊甚衆曰濟農舊作吉囊曰諳達者于小王子爲從父行據河套雄黠喜兵爲諸部長至是諳達大舉入總兵杭雄不能禦降旨切責雄自劾乞解兵柄不許　甲寅奉武宗神主祔太廟

戊午賜姚淶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亥御經筵仍以次日日講時以久旱風霾禮臣疏請修省于是給事中章僑上言陛下高拱清穆之上而付萬幾于章奏之間空文太多未必盡經睿覽臣下得接清光不過早

朝頃刻間耳奉天門奏事徒爲觀聽之具文華殿講讀畧無問難之言乞舉祖宗故事早朝退班許百官以次啟事經筵日講時賜清問密勿大臣時勤召對仍簡儒臣數十人更番入直便殿以備咨訪則君臣之間情意交孚災沴自弭矣上嘉納之　辛未歲星太白同晝見

是月召南京禮部尚書羅欽順爲禮部尚書辭不赴

夏四月壬申朔以災異勅羣臣修省時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地千里殍殣載道故有是勅　癸未以宋朱熹裔孫墅爲五經博士奉祀婺源初正德中給事中戴銑汪元錫御史王完等先

後言朱子上繼孔子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乃以授璧尋以西安訓導席端言令世襲　癸巳命兩京三品以上及撫按官各舉堪任守令者以聞　給事中張嵩以天戒上言三事一保聖躬一崇正學一務實惠其論崇正學言太監崔文等以左道惑陛下修齋醮奏青詞宜斥其人毁其書日臨講讀親近儒臣加以聖躬之調護有節獨租之蠲惠在民庶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章下所司　乙未始命興獻帝家廟享祀樂用八佾初

中官蔣榮以上命奉祀安陸請祭器樂舞禮部議如鳳陽例用籩豆十二無樂奏凡再上不允御史黎貫言陛下信一訣臣之說委祭祀于㫁官神必不享請遷宗室近屬者主之沈灼言古有九世之廟無墓祭之文廟祭宜隆陵祭宜殺今陵祀不用樂鳳陽諸陵皆然何獨安陸給事中底蘊等亦請如前議而是時監生何淵方上言請立世室于太廟東北給事中章僑周琊皆極言其不可于是詔以先後疏下廷臣會議至是議言帝后尊稱原于聖母之懿旨安陸立祠成于陛下之獨斷情孝已兩盡矣然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于太廟則

安陞祔祀自宜有辨以避二統之嫌時廷臣集議者數四疏留中十餘日特旨竟用八佾　是月廣西思州土官岑猛率兵攻泗城州土舍岑接拔其六寨進薄州城克之接告急軍門言猛無故興兵猛言接非岑氏後據其祖業欲得所侵地詔總督張嵿勘處以聞　給事中張翀以災異偕六科諸臣上疏曰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壼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減而輒允戴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于閣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于監門之羣咻是政不可

調飾也末作競于奇巧游手徧于閭閻耕桑時廢飢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職也兩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廢財十百死亡枕藉之狀呻吟號嘆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宮壼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封莊奉肅奉之號或承恩漸鄰于飛燕或黠慧不下于婉兒內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負倚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奸之銳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鎧密行請託而逭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于錦衣關節通而于喜竟漏于禁網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獄屆

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諛佞之謀重臣批荅之體貌之宜而入羣小之間上以汨朝廷之是非下以淆人物之邪正是譏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憚斧鉞之誅用効責難之義願陛下采納攷異張翀言事事見明史本傳特書云嘉靖二年四月蓋亟修省求言時也實錄系之是月庚辰而疏文不具但云引成湯六事以責時政言甚劇切而已三編亦遺之今據本傳增時上用太監崔文言建齋醮于宮中翀方還禮科上言頃聞紫禁之內禱祀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儀賞賚踰涯寵倖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爲嘗試計愚弄陛下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

政事牽引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陛下悅之以爲可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塞宮幃致令怠日講疏召對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大以齋醮爲足恃而恣欲宮壼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邀福邪妄之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給事中安磐亦抗疏言曩武宗爲左右所蠱命番僧鎖南綽吉出入豹房又命內官劉允迎佛西域陛下登極放允囚鎖南奈何甫及二年遽襲前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爲之文鐘鼓厮役貪猥冒遷既經降革乃營求還職導陛下至此使貽

議天下後世且其嘗試陛下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已則導以游幸土木導以征伐方且連類以進伺間以逞臣以爲文可斬也疏入俱報聞考異張孚敬諫齋醮事見明史本傳傳中敘次皆在二年之前若廷和等上疏在是年閏四月而是時建齋醮已久諸臣先後上疏皆見實錄其不始于閏四月明矣今類書于孚敬因災異言事之下爲廷和復諫張本

閏月乙巳大學士楊廷和上慎始修德十二事而于建齋醮一事首力言之謂祈禱之事帝王所尚何況僧道邪妄之書豈可輕信今乃無故修設齋醮日費不貲至屈萬乘之尊親蒞壇場此皆先朝亂政之徒妄剗未盡妄引番漢僧道嘗試上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

誑惑藉以爲衣食計者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同一虛誕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緊爲金虜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又如近日劉瑾錢寧輩崇信佛道建造寺宇皆殺身亡家略不蒙祐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然則行香拜跪之勞莫如移之以御講筵設醮修齋之費何不移之以周窮困臣等職任輔導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采納斥遠左右奸人及遠方僧道罷停齋醮及一切冒濫恩賞天下幸甚九卿喬宇等亦言陛下登極詔書首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之罪榜禁內府宮觀出入引誘之人裁革世善

眞人爵號及新建寺宇概行拆毀邪正之辨了然甚明今一旦信用妖幻九重之內建立壇場媟瀆神明煩勞聖體不可之大者也夫天生聖人以爲天地神人之主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神人之和應之卽如往者禱雨祈雪之事陛下一念精神隨感隨應何必藉佛力以禳災誦道經以修福邪疏入皆報曰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之已而給事中鄭一鵬御史張珩皆以爲言下所司知之　丙午錄囚　己未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求賄于工部匠頭宋鈺不獲因以它事嗾文杖鈺幾死下法司問未決文訴于上得旨改令鎭撫司訊

理尚書林俊等執奏不遣力爭不納明日又奏上怒責
令陳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
司訊鞫既得情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
付推問者文乃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俑罪不容誅
茲復干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爲此輩壞亂
也上憚其言直置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等六科給事
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王約等交章論諫前後章凡十
四名者八十八人皆下其章于所司　己巳以亢旱諭
禮部禱雨　五月庚午小王子犯密雲入石塘嶺殺指
揮殷隆等四人詔逮治參將霍如忠等　庚辰翰林院

編修湛若水上疏言陛下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爲寒心亟請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又疏言日講不宜停止修撰呂柟亦以爲言俱報聞　壬午詔修宋臣韓琦范仲淹祠于延州建故吏部尙書王恕祠于三原命翰林院各擬祠額有司歲時致祭從都御史姚鏌給事中張原請也　丁亥御馬監太監閻洪乞外豹房永安莊地戶部尙書孫交言先帝以豹房故貽禍無窮今洪等欲修復以開游獵之端非臣等所敢聞詔以地十頃給豹房餘令百戶趙愷等佃如

故　己丑頒布訥犯甘涼　六月辛亥以旱災免直隸廣平府所屬州縣稅糧　癸丑以災傷免嘉靖元年天下稅糧之半　甲寅日本貢使宗設抵甯波未幾宋素卿偕瑞佐復至素卿來貢見正德五年互爭眞僞素卿賄市舶太監賴恩宴時坐素卿于宗設上船後至者先爲驗發宗設怒與鬥殺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紹興城下素卿竄匿他所免凶黨還甯波所過焚掠執指揮袁璡奪船出海都指揮劉錦追至海上戰沒事聞禮部察素卿勘合係宏治朝素卿訴稱正德朝勘合爲宗設等奪去請敕素卿還國移咨其王令察勘以聞素卿者卽正德間通

吏事覺以賂劉瑾免究問者也（並見正德五年）于是給事中張翀御史熊蘭言素卿罪重不可貸請並治賴恩交通罪乃下素卿于獄（攷異事見明史外國傳特書是年五月據其在甯波爭殺時也實錄系之六月甲寅據奏至之月日耳惟據傳則執殺袁璡劉錦等似係宗設故下云奪船出海去實錄言素卿竄至慈谿放火大掠遂有執殺璡錦之事與明史小異今仍據傳書之）是月兩畿大名順德鳳陽廬州徽州安慶浙江嘉興河南開封江西吉安袁州廣信等府州縣旱

秋七月辛未已革錦衣衛旗校王邦奇屢求復職安磐言邦奇在正德時貪饕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盜也株連鍛鍊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誘民從教掩捕無遺謂之種妖言此輩奸黨敗露得保

首領亦已幸矣倘敢肆然無忌屢瀆天聽耶宜嚴究治以絶禍源上不能從其後邪奇卒爲大厲如磐言　壬午賜后父都督同知陳萬言第于西安門命工部營造工部言其地逼近寢居閎廣踰制宜裁其半旨未下萬言恐不全給佯具疏辭且言丈量規畫皆營繕司郎中葉寬員外翟璘主之上怒乃下寬璘詔獄工部尚書趙璜引罪論救寬璘等章下所司　庚寅刑部尚書林俊致仕俊以耆德重望遇事屢格疏請骸骨凡數上皆不許至是復以老請且上疏曰自古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我孝宗皇帝天啟其衷大臣如劉健謝遷李東陽

劉大夏等時賜宣召幄前咨議移時方退乃嘆曰豈知
閭民貧至是又問安得太平如帝王時大夏對言但事
事皆如近日與內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孝宗信用其
言是以大治今大臣如健大夏者不少陛下宣召果如
孝宗事事悉與內閣議之未有不如孝宗者若徒取文
具何裨政理伏望陛下用臣之言遂臣之去上曰覽奏
懇切忠愛特允所請給驛以歸仍加太子太保有司給
廩隸如例　以旱災免山東濟南等府稅糧　甲午調
禮科給事中劉最爲廣德州判官先是最劾太監崔文
以齋醮蠱惑聖心糜費內帑文請敕最查明侵帑數目

至是最言帑銀屬內府司計之臣不能知臣何由知之文欲假難稽之事以掩已過投可乘之隙以搆臣罪此風不可長也上以最不諳事體率意妄言遂有是謫先是南京應天等府旱災御史陶儼請大發內帑及餘鹽贓罰銀兩以備振恤從之是月南畿復大水江淮河並溢漂沒人畜田廬無算吏部侍郎何孟春復條恤災八事曰禁奢靡曰愼賞罰曰減百官俸薪曰革冗費曰廣聽納曰安撫江淮百姓曰不許鄰近州縣遏糴曰免來歲被災稅糧上命文武官俸如故餘悉依議　以吏部侍郎汪俊爲禮部尚書以羅欽順不至也　八月庚

子進外戚壽甯侯張鶴齡爲昌國公陳萬言爲泰和伯吏部尚書喬宇等言累朝皇太后戚屬無生前封公者且昌國公乃鶴齡父張巒沒後所贈今以父之贈而封子非制也若萬言之封伯比之于巒亦太驟矣不納

南京禮部尚書秦金等言上政不如初者八事因言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公朝或不知也夫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權不可一日逮于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其獨運也設公卿以代理之立臺諫以糾察之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卽主威重于九鼎國勢安于泰山矣不然則

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名曰一月萬幾而權已移于下矣上嘉納之仍敕羣臣交儆焉　辛酉小王子犯遼東丁字堡殺虜軍士男女五千餘口都指揮王綱追襲出境死之是月遷左都御史金獻民爲刑部尚書召總督漕運都御史俞諫回掌院事　九月癸酉敕南京戶部侍郎吳廷舉兼僉都御史振濟徽甯池太安慶五府地方　丙子復命戶部清查畿輔莊田尚書孫交等言舊數多者以奏乞投獻虛開妄報也新數少者以奉旨清查退給除豁也短少之數請俟年豐將原報低窪地土查有水

利可耕者召民佃種畢徵子粒以補之得旨令查成化宏治間原數以聞　振遼東饑仍停徵子粒　己卯命以故贈江西按察使周憲配享孫燧許逵旌忠祠憲討華林賊死難見正德七年時御史鄧顯言黃宏馬思聰死節不明請罷配享從之未幾給事中毛玉復請表章並及承奉周儀會宏子紹武訴于朝巡按御史穆相列上二人死事狀甚悉遂無異議攷異此據實錄參明史黃宏傳書之並實錄因請配祀周憲並及罷黃宏馬思聰事也據本傳言穆相列上二人死節狀甚悉是罷後尋復明矣傳言宏之死賊義而斂之子紹文奔赴求得其棺以僞命治斂非父志亟易之扶歸而思聰繫獄中絕食六日死意即相所上死事狀也今附識之

初正德末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樂護工部主事華湘遁

厤法俱推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是月湘上言古今善治厤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景爲近今欲正厤而不登臺測景皆空言臆見也望許臣暫罷朝參督中官正周濂等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四餘之度視元辛巳所測離合何如差次錄聞更敕禮部延訪精通理數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集議而覆謂厤不可改與湘頗異禮部言湘欲自行測候不爲無識請令二臣各盡所見窮極異同以協天道

從之〔攷異〕語見明史厤志皇明通紀從信錄皆書于是年之末證之寶錄葬湘欒巖兩奏皆在是月而志中亦系之嘉靖二年但無月分耳今据寶錄系之是月之末　冬十月庚子灤州民趙紀以田被土豪侵占訐前任永平知府郭九皐又賄太監芮景賢訴之東廠御史劉翀言細民事應告撫按而越訴東廠此必有主之者給事中劉濟言定國公徐光祚其先祖徐達曾有欽賜田土坐落彼處業于洪武之末辭退已經順天撫按官查覆給與軍民佃種今光祚欲規復之故嗾紀捏奏以為將來請討地請並逮光祚鞫究詔下其事于所司　戊申以旱雹災免直隸大名府各州縣及大同衛所稅糧　庚申以災傷免山東

各府衛稅糧　是月丙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俱致仕交年已七十連章乞罷上輒慰留遣醫視療至是請益力許之加太子太保澤以史道之劾言官復交章論之澤不自安累疏乞休詔加少保均賜勅乘傳歸給廩隸如例　十一月丁卯免南畿被災稅糧　己卯下前謫任廣德州判官劉最及巡鹽御史黃國用于獄初最既外謫中官銜之不已東廠太監芮景賢奏其在途仍用禮科舊銜乘坐船索夫役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遂並逮詔獄鞫成最而謫國用法司爭之不能得給事中劉濟率同官上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

質實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最等小過耳羅織于告密之門鍛鍊于詔獄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預知其爲聖政之累非淺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黨奸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翅天淵而罪顧一律何以示天下上怒奪濟俸一月　己丑振河南饑　庚寅大學士楊廷和等以直隸江北水災異常疏請集議振救並蠲一應歲派及額辦錢糧上曰仍當議所以振救之法戶部集廷臣條陳救荒八事又言江北傷重振之非二十萬不

可請將淮揚折糧及運司餘鹽銀兩分派振濟從之仍
勑將存留起運糧米及歲辦等項錢糧悉予停免復命
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兼僉都御史振濟江北地方　是
月改南京兵部尚書秦金為戶部尚書改金獻民為兵
部尚書以南京刑部尚書趙鑑為刑部尚書代之　十
二月庚子以災傷免南直隸江北等府嘉靖元年二年
未徵稅糧　甲辰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旱澇相
仍饑民甚多錢穀甚少考古荒政可行于今日者惟作
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防奸至簡至要可以舉行因條
振粥活民事宜上之詔許以便宜舉行　都察院右都

御史俞諫言罪人王欽兄弟既宥其死不宜復免追贓近戸部會議振災太倉之儲僅七十萬難以動支而欽一家應沒贓銀至八十餘萬兩與其庇此一二奸人以市私恩孰若追以備振用活數十百萬饑民之爲德乎乞將各犯贓銀照數追完三分之二而后發遣庶國法不廢而奸貪亦懲科道諸臣亦以爲言報聞而已　庚戌敕依成化宏治年間例遣內織染局官二員前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事宜先是禮科給事中章僑言道路傳聞鎮守浙江太監梁瑤遣人挾貲營管織造事之有無雖不可知竊爲朝廷慮此舉動也蓋自兩浙等處

添設內臣官民受害不可勝言幸明詔停革與天下更始甫及二年豈宜復有此舉矧四方災饑報無虛日窮民九死一生何堪重困乞敕下司禮監移文梁瑤戒無生事疏入下所司知之已而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果以上用袍服及兩宮等服御爲言遂有是命事下工部覆言不可而吏科給事中曹淮兵科給事中楊元亦以爲言于是工部議以上用袍服宣示花樣令填巡三司官如式織造無煩內臣提督不允大學士楊廷和因上疏曰今年直隷浙江等府水旱異常額徵稅糧尚冀蠲免若更遣官織造一切物料工役何從措辦非惟逼勒

逃亾尤恐激成他變近聞淮揚邳徐諸府軍民房屋田土渰没殆盡百里之內斷絶炊煙賣子鬻女輒以斤計至于相視痛哭投水而死又傳聞鳳陽泗州洪澤饑民嘯聚成羣白晝刼掠商舡過客莫敢誰何未知何日勦平況將來事勢尚有不可預料者疏入上以累朝舊例業已差遣趣內閣撰敕施行廷和等不奉命一時九卿尚書喬宇等六科給事中解一貫等十三道御史彭占祺等皆極陳其不可于是廷和復上疏言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從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

舊制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成化宏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因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上爲謝不審復以草敕命蔣冕冕亦具疏請止不從敕亦久不進上責其遲慢冕引罪卒不奉命給事中張翀等御史謝汝儀等主事黄一道等各疏言宜信任大臣停止織造而上俱以有旨報之但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于是廷和求去之志益决攷異明書系之十月下三編彙系之明年正月罷廷和日中惟通紀書十二月證之寳錄益是月庚戌章僑之論梁璘又在其前今連類記之

初興獻帝稱號已定霍韜既歸張璁亦除南京刑部主

事而是時刑部主事桂萼與璁同官南京日夜私詆朝議不宜稱本生會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先以大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崇所生意與璁合而是時中朝競詆璁爲邪說遂中寢是冬萼窺上雖勉從廷臣意未慊遂上疏並錄書獻夫二疏上之其畧言禮官失考典章納陛下于與爲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屈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璁獻議論者指爲干進逆箝人口致達禮者不敢駁議竊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

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廷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受仁宗詔爲之子封爵悉用皇子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爲之子則陛下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竝付禮官令臣等面質上得疏爲之心動亟與明史席書方獻夫傳皆云疏具見廷臣方詆排與議懼不敢上後爲桂萼所見竝上之按書與獻夫上疏皆在元年而證之實錄則書之疏未上而獻夫疏已報聞故元年十二月南京御史方鳳等劾之竝及張

璁霍韜蓋是時興獻帝后稱號已定本生二字史以爲
尊崇議且襃者是也萼同官于南京故並上二人疏且
云至今未奉宸斷豈陛下偶未詳覽耶抑二臣疏上而
中止耶所謂未經詳覽者似即指獻夫疏也至萼所上
疏諸書皆系之是年之冬實錄則書于三年正月丙戌上
惟明史桂萼本傳敘次詳明其言萼以二年十一月上
疏明年正月手批議行據此則三年正月丙戌實錄所
記據下廷議之日也所以遲遲得旨者實以廷和在朝
格之迨三年正月廷和乞休尋下此議今據
本傳書于是年之冬爲明年下廷議張本

明通鑑卷五十　完